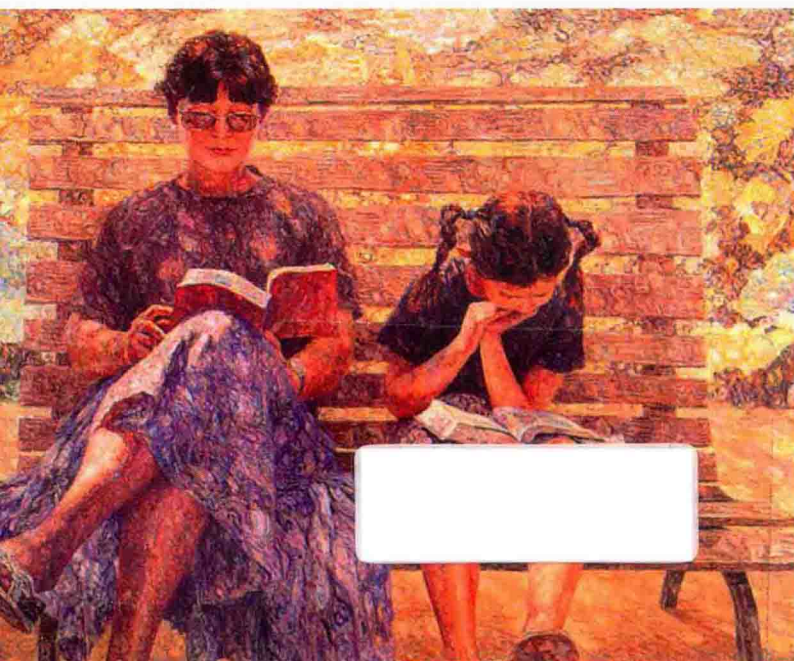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东紫中短篇小说选

红领巾

东紫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东紫中短篇小说选

红领巾

东紫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ISBN 7-5086-1111-1
定价：25.00元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领巾 : 东紫中短篇小说选 / 东紫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6.9
ISBN 978-7-5171-2006-3

I . ①红… II . ①东…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573 号

出 版 人 : 王昕朋
责任编辑 : 胡 明
文字编辑 : 张 丽
封面设计 :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 印张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006-3

目录

北京来人了 /1

差点失效的人 /44

地狱来信 /71

红领巾 /96

腊月注事 /126

正午 /159

赏心乐事谁家院 /206

北京来人了

1

李传正一大早就用看破铜烂铁的眼神看着在床上缩成一团的儿子李正确。看着，看着，他的眼神却逐渐柔软起来，尤其是当李正确的母亲姚素菊洗完脸端着半盆泛着肥皂沫的水从他眼前挤过去，走向公共水房的时候，他柔软的眼神随着她的后背走到门口，收回来，重新落到李正确的床上，声音也跟着软化了——正确，起床了，你妈给你打洗脸水去了，赶紧起了。他用拐杖轻轻蹭着右手虎口处发痒的疤痕，看看他唯一的儿子再看看窗外阴霾的天。

嗯。李正确用鼻子应了一声。李正确的鼻子随他母亲，细细的，长长的，白白的，瘦瘦的，平日里发出的声音本就单薄羞怯，此时，因为睡梦中体内的气息散淡不经，一声嗯就格外的懒散无力，传到李传正耳朵里就成了一根细细的银针，扎得他蹭痒痒的手停下来，手背上那英雄的有着藤蔓和花朵样子的疤痕立刻有了风中的姿态。但，一瞬间，风就止了，那藤蔓和花朵缠绕着的棕色枝干攀住了拐杖。咚！李正确的钢丝行军床和拐杖一起发出了男性的狂野的愤怒声响。

干什么？大清早的。李正确睁开细长的单眼皮皱着稀疏的无精打采的眉毛不耐烦地看着父亲。他的不耐烦也是细长的无精打采的，蛛丝一样就把父亲恨铁不成钢的愤怒给缠绕捆绑住了。李传正涌到眼珠子上的力量，

没有儿子力量的回顶，闪跌下来，软塌塌地落到唇上——干什么？你也不看看都几点了？我和你妈都洗刷完了，你还赖在床上。

李正确坐起身，翻开枕头拿起被压得板板正正的白衬领围到脖子上扣好，然后往身上套藏蓝色圆领毛衣。毛衣是姐姐李达莱上个月为他织的，反针做底，正针织结出麦穗，每个麦穗长约十公分，自下而上共有七八行。姐姐送毛衣给他那天捏着毛衣的两个肩说，看这麦穗织得怎么样，我同事都说好呢，八垄，一垄二十个，一百六十个麦穗，织得我手酸。李正确心里暖暖的，他嘿嘿着说，八垄，说的跟蹲在麦子地里似的。姐姐催促他穿上试试。他抬抬下巴说，留着我生日那天穿。李达莱知道这句话就是弟弟对毛衣的充分肯定——她的弟弟和别人不同——别人一年里最在意的日子是过年，李正确最在意的是生日。他从十七岁时就开始把生日过得在意而隆重。当然，那份在意和隆重都是他个人的——他会在头一天先理发再进澡堂彻彻底底地洗个澡，从澡堂子里回到家抱着脚丫子把指甲铰得紧挨着肉，然后换上最好的衣服，等待生日的到来。

2

李正确第一次给自己搞隆重生日仪式的时候他正读高二，一家人用吃惊的眼神看着他翻箱倒柜地折腾完毕后，姚素菊说，这是发哪门子神经？离过年还好几天呢。李正确说，过年有什么了不起的，过生日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天这个世界上才有了这个人。生日？姚素菊在心里算着日子——前天赶集买辞灶果，明天应该是小年了。姚的思绪一下子到了十七年前的腊月——她挺着大肚子牵着女儿达莱的手在铁路家属院门口等老家的表哥。表哥嘴里呼哧着白气，胳膊窝里夹了个包袱，一看见她们就掏口袋，摸出七八颗花生给女儿说，表舅给你带辞灶果了。女儿两只小手弯成小瓢接着，踮了脚尖举高了给她看。她看见女儿馋馋的眼神，赶紧剥开一粒塞进女儿嘴里。一股会飞的香气从女儿的嘴里窜出来，漫过一九六二年干冷饥饿的空气钻进她的鼻子里，她的肚子顿时疼起来，疼得她接不了表哥递过来的蓝底白花缀着黑补丁的包袱——里面是她的娘用自己的两个褂子大襟给外孙缝的棉袄。她对表哥说，这是个馋孩子，闻着香味就要出来了。

姚素菊酸楚地把思绪扯回到眼前，看着十七岁的儿子说，今天真是正确的生日啊，我煮长寿面去。她在李正确的床上放上面板，和了一团面，揉着。李传正催促儿子说，等你妈擀出面条来，人该饿瘪了，先喝碗粥垫垫。李正确摇摇头，直直地站在床头看着母亲把面团一下下擀成薄薄的盖顶大的圆，然后，把圆叠成半圆，把半圆再折叠三次，用刀切成筷子粗的条，像成排的粉笔画出的“11111111”，母亲切完，用手抓起那些“1”轻轻一抖索，“1”们就成了相互盘绕纠结的一堆……李正确面对着他热气腾腾的生日面，下筷子前深吸了口气，他用筷子挑起面条，把它们扯成长长的笔直的“1”，然后把吸进肚子里的冷气慢慢地放出来，把“1”们送进去。十七岁的装了一肚子“1”的李正确在一九七九年腊月的早晨坐在饭桌前挺直了身子，他想到自己应该活成个“1”，不弯不折，不歪不斜，独一无二，正正确确的。虽然常有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他自己却喜欢它看重它——因为他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和他讲起过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生你姐的时候，你爹的脸阴了整整三天，三天后他给我下命令——下一个，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生一个带把儿的！我李传正不能没儿子！等生了你，你爹乐得拿拐杖直捣地，一个劲地夸我——姚素菊你终于干了一件正确的事！这儿就叫正确！你生下来十天才睁眼，那十天里你爹天天趴床边喊你——正确，睁开眼看看爹！我就坚持叫你狗狗，人家说名字越贱越好养活，你那拧爹最终还是给你起成了大名。

十七岁之后的李正确并不知道如何让自己活成个独一无二的“1”，他只得坚守着生日前对自己隆重而苛刻的清洗和修剪。坚守着吃“1”的仪式。大学落榜的李正确被分到光华百货楼布匹组当售货员，每天拿着一根一米长的姜黄色的木尺测量五颜六色的布，他在尺子上找准顾客需求的尺寸后，对准尺子上那道短短的“1”用剪刀在布上剪下另一个小小的“1”，然后双手扯住裂口使劲一撕，或清脆或喑哑的分裂声音就出来了。遇到厚实的或斜纹布时，就只得把布折出“1”来，用剪刀慢慢地顺着“1”剪出两个“1”来。清闲的时候，李正确就会想到自己的工作总是跟“1”打交道，而自己从十七岁立下的目标却越来越不可能了，他看着成群的或成个的顾客，知道自己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了，他用那把姜黄色的上面密布了一百个“1”的尺子拍打着柜台上看起来像肥胖的“1”的布卷，心里泛出淡淡的失落。

一个个生日过过来。一场场苛刻的清洗和修剪被千篇一律地完成了。一碗碗相互纠结的面被扯拽成长长的“1”吞进体内。每年的生日李正确都觉得自己像一块被剪了小口的布，有说不清的两股力量扯着他发出撕裂的声音——撕裂霉湿的旧布的声音。李正确的精气神被这块每年撕扯一次的霉湿的旧布遮盖了起来，一直到1988年，李正确二十六岁。

1988年，奇怪而奇妙的一年——原本冷清的百货楼内突然人头攒动，原本只是见面点头的街坊邻居热情地拉扯住他和他东扯葫芦西扯瓢后都会拜托他帮忙买折叠椅、电视机、冰箱、彩电、大米、酱、油、醋、雪花呢，等等等等。为了报答他，他们频繁地给他介绍对象。李正确没有看上的。他觉得她们都缺点啥。8月8号这一天，李正确面前的柜台空了，身后的货架子空了，那些像肥胖的“1”的布卷在李正确熟练的撕扯中被变成方的长的，然后被折叠被带走了。带走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被妇女的胳膊窝夹走了。李正确看着空空如也的柜台，恍如梦中。他手里那把姜黄色的木尺无所事事了，他把它擦在柜台上。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这声音是从未听过的。李正确抓起它再撂下去，力气大了些，尺子掉到了柜台外面的地上，他打开两片柜台之间的木板，推开下面的小门出来捡尺子。他看见了他！福尔摩斯！他在一本厚厚的书封皮上，他的头发是卷的，鼻头尖尖的，嘴唇薄薄的，眼神利利的。他的腮帮子上有半个无法辨出男女的鞋印，V字花型，很像是解放鞋的。李正确把书和尺子捡起来，擦了擦福尔摩斯腮帮子上的鞋印，回到柜台里读起来。只一刻钟的功夫，李正确的心里就起了贪念——说什么也不能失去这本书！世间竟有这样的书！世间竟有这样的人！李正确觉得心里有几个活泼的泡泡在上蹿下跳，蹿的啥跳的啥他一时搞不明白，但他怕丢了它的人回来寻它——卖了八年布没贪过一厘米的李正确把书藏到了纸箱子底下。

一直到下班，都没有人来找书。李正确把书带回家，在父亲如雷的呼噜里读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完全为福尔摩斯所折服。李正确心里的霉湿和失落以及空缺全部消失了——他知道了，终于知道了自己从十七岁就立志活成个“1”的才能和办法就是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只有像他一样。只有他才是他所景仰的钦佩的，不由自主模仿的。其实，后半夜的时候，李正确就不再是单纯的读者了，他更像是福尔摩斯笨拙好学的学生，

他在读到福尔摩斯智慧破谜前就合上书，看着封面上的福尔摩斯，在心里向他说出自己的猜测，然后再打开书看下去。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比父亲早起了，他洗漱完毕，端端正正地坐到自己床对面的椅子上，回想头天下午的景象——他觉得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见到的四个扭着麻花排列在一起的“8”是为了显示这个日子的神奇，那抢购的人群其实就是为了给他的福尔摩斯打扫出出场地，以备他神秘地降临！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他的快乐！他的即将帮助他体现智慧的神！

很快，李正确就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熟记在心，但依然百读不厌。他不但四处寻找关于福尔摩斯的书籍和录像带，还定了一本名叫《啄木鸟》的杂志，那上面常常刊登一些破案的小说。李正确用福尔摩斯的眼神看着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城市，看着那些他闭着眼都能走的大街小巷，那些在他身后出现只听咳嗽声或笑声就能确定身份的街坊邻居。李正确期待着能有考验他智慧的事情发生。遗憾的是，在他们家属院里能够发生的事都是小偷小盗小奸小坏——张三家晒在窗台上的运动鞋丢了，李四家在垃圾楼旁边圈出的那块小菜园里的茄子被人摘走了，王麻子家的两只鸡莫名其妙地死了，澡堂子的玻璃被打碎了……这些都不值得尤其是不适合李正确出面，姚素菊严厉禁止李正确对事件进行猜测——都是邻里邻居，不许你充能！李正确就乖顺地点头应着，但所有的答案他都了然于胸。他在日记里仔细记录着事件和自己的推测——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张三家的运动鞋案——公厕左边楼三楼走廊公用水管对面那家的老阿姨嫌疑最大，半个月以前她的孙子哭闹着跟他要白色旅游鞋，老阿姨搞不清什么是旅游鞋，正巧张三家儿子骑车经过，她孙子手指着张三儿子的脚说，就是那样的。老阿姨的眼一直跟着张三儿子的背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李四家丢失茄子一案——一个经常穿越小区的男人，看工作服应该是车辆段的，此人五十露头，面呈酱色，双眼皮，眼角下拉，下唇略厚，走路有点前探腰，常背着一个深蓝色布袋子，走路喜欢东张西望，捡拾废铁之类，至少我遇见三次他站在李四家小菜园边，其中一次伸手进栅栏缝里撸掉一个刚刚红了尖的西红柿，看见我他赶紧低头走过，故意抬起手抚弄头发，恰恰向我展示了他作案的证据——食指上有明显的西红柿叶子的绿色痕迹……

到一九九二年，李正确三十岁生日前夕，李正确遇到的能够挑战他智

慧的事只有三件。一件发生在一九九一年初，也是唯一给李正确带来快感和成就感的一件——他们单位里新购进的八台平面直角 21 寸遥控彩电被盗案。李正确几乎没费什么气力就发现了警察也没发现的线索。虽然，他把功劳让给了保卫科长，但侦破的快乐和荣誉一直圈养在他的心里。

另外的两件，一件是铁路家属院临街的那栋楼里有租住的女人被人砍死了，李正确曾试图去参与侦探，无奈被警察严厉地呵斥了，他只得打消了念头。另一件是李正确的伤心事——去年秋，保卫科长把他老婆表姨家的闺女介绍给了李正确，两个人倒也对眼，李正确认真地谈起恋爱来。一年后，李正确动了结婚的念头，但也就在这时他观察到女孩子看他的眼神里有了一丝躲闪和慌乱，尽管那仅仅是偶尔出现的。他和福尔摩斯一样都坚信任何情况的偶然背后都埋伏着至关重要的必然。李正确只用了两次跟踪就弄清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存在。李正确再三思考后决定放手，他直截了当地对女孩子说——我知道你另有人了，也知道你爱他，只是你自己觉得已经和我好了就不能接受他了，你的理智和感情撕扯着你，快两个月了。女孩子又惊又呆又痴又傻地哭着，求着，发誓再也不见那个人了。李正确说，你爱他，我都看见了，你自己看不见吗？李正确在女孩的道歉声里扬手做了个再见的动作，用福尔摩斯的姿势跳过地上的一个水坑，走了。走了两站路后，他发现自己的脸上湿漉漉的，浅咖啡色的外套胸前有好几个深棕色的点子。他拿手绢擦擦脸和衣服，心里纷纷扬扬的都是女友在那男人面前的神情——瞬间的惊喜之后是躲闪和克制。李正确看见了那惊喜是爆发式的，从她的眼睛里放射到整张脸，而之后的躲闪克制则是牵拽式的，好似她体内有个小钩子不允许她那样欢喜快乐，一下一下地拽她，拽得她的眉毛一下一下动个不停。李正确知道自己就是她心里的那把小钩子。李正确流着泪走回家，倒在床上蒙头装睡。李传正看不得他低头耷拉角的样子，用拐杖砰砰地捣地。姚素菊用手用眼扯着丈夫即将爆发的愤怒。晚上，李正确在父母鼾声里翻身的时候把枕边的福尔摩斯全集碰掉了，他听着书掉落的声音突然有了自救的安慰——毕竟，毕竟你是用自己的智慧破解了一份爱情的背叛，阻止了一个悲剧婚姻的形成。

李正确在父母的注视下，慢慢地穿好衣服，到脸盆架前站住，从墙上长约三十厘米的镜子里看新毛衣的效果。镜子旁边挂着日历。日历是李正确单位里发的，纸张很软，365个日子被一个四五厘米长的铜色订书钉死死地把着。大多数人家都采取每过一天撕掉一张的办法——到年底的时候，只剩一坨相互挤压的纸屑。李正确不喜欢那种日子被一天天撕掉的感觉，他在日历上方的墙上又钉了个铁钉子，用一截绿色的尼龙绳拴了个军绿色的铁夹子，每过一天就用铁夹子夹住一页拽起来——这样，一年结束了，把铁夹子一松，365个日子就又翻翻翘翘地聚合在一起。上过扫盲班的姚素菊拿了旧的日历当家庭账本，写写画画，新的一年就附着了上来。其实，最近这两年李正确的单位还发电影女明星的挂历，但是，李传正怕李正确天天看那些俊美的姑娘把眼眶子看高了，影响找对象的标准，就都自作主张地送人了。

镜子里雪白的衬领在李正确苍白的脸和藏蓝色毛衣之间起到了双重作用——既打破了藏蓝的沉闷，又调和他过白的肤色在深色服饰下的衬比，李正确满意地拂了拂额前的头发，然后把日历掀上去夹住。出现在一家三口眼睛里的数字是大红色的，李正确的心情被跳跃的红感染得活泼了些，他吹起了口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李传正嘟囔说——星期天啊。姚素菊看了眼日历上的阴历日期说，我给正确煮生日面去。

李正确家是这层楼上唯一一家有固定厨房的。因为楼是那种只有一面房子的筒子楼，楼梯和厕所在楼的两端遥对着脸儿。李正确家紧挨着楼梯，这样，最里面的一间房和楼梯的墙壁间就有了个将近两平方米的空间，李达莱结婚的那年，她丈夫张建立就让全楼的人见识了建筑工人的智慧——用木板和三合板加上几根铁条就造出了一间厨房——有门有窗。其他人家都是锅灶摆在走廊上，不但平日里锅里炒的啥剩的啥一楼的人都知道，遇到下雨下雪的时候还要往屋子里搬。姚素菊很快用葱花炸锅，煮了一锅面条。等李正确把床铺和自己收拾利索，李传正已经坐在抽屉桌——兼职餐

桌的边上催促了。照例是李正确坐在自己的床头上，姚素菊坐在对面，李传正面北坐着。李正确把面条挑起来扯直了用嘴吹着热气，白色的热气漫过父亲的白发上升到墙壁上的玻璃相框上，在上面凝结成水雾，使李传正在北京天安门前自豪的笑容模糊了起来。李正确吃完面条说，我去一趟温慧明家。

温慧明是李正确最知心的朋友，外号“秀才”，原是铁路建筑段的一个木工，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调到宣传科了，他答应借自己进口的相机给李正确。他也是李正确此次计划的赞同者。在李正确刚萌生出去北京的念头时，他就加以肯定和鼓励。

温慧明把相机递给李正确说——你早该去北京了，我保管你到了北京一定会有心灵上的震撼，就只跟你说这么一点吧——升国旗经常从电视里看吧，不陌生吧，但是就这最熟悉的画面都让你激动不已，你想啊——那音乐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你围住，你就站在那音乐的海洋里，看着国旗班的战士们威武整齐地从天安门里出来，这么嚓嚓嚓地迈着正步来到你面前，把那红旗，伴随着太阳伴随着国歌徐徐升起，那份庄严感、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从你的心里一股脑地跑出来，你会不由自主地仰望着她，放声歌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李正确不转眼珠地看着温慧明，心里随他一起哼唱。温慧明突然停下来，不多说了，你自己去感受吧。他嘱咐李正确——不要担心胶卷，我给你放了三个在侧面的兜里，多拍些照片回来给老爷子看看，难得去一次，回来我包冲洗。李正确笑着拍拍温慧明的肩膀——温慧明是知道他的心的，也知道他父亲的心。秀才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温慧明从口袋里掏出火车票和剩余的零钱交给李正确说——出了北京站往左一拐就是卖票的地方，先把回来的票买了，年关了，票紧张得很，你到那里是早晨五点一刻，估计你买完票顶多五点四十左右，然后你坐地铁到天安门看升旗，时间很从容，冬天的升旗时间都在六点二十左右，其他的你就看时间安排吧。温慧明又找了纸笔详细地画了北京站的地形图，讲解了通过地铁去天安门的路线和从天安门去圆明园、颐和园、长城的公交车次。

李正确怕父母反对他去北京，就在温慧明家磨蹭到下午才回家。李正

确把早已准备好的包从床底下拿出来，把相机挂在胸前对父母说——爸，妈，我去趟北京。姚素菊一听就急了——这孩子，怎么大腊月的往外跑？不行，不行，都年根底了。李正确说——我就去一天，明天夜里我就回来了，我都三十岁了还没去过北京，像话吗？李正确说完，提起包就要走。姚素菊一把扯住他，向李传正求援——他爸，你说话呀！

李传正的眼从听见儿子说要去北京的一瞬间就盯在了相框里的北京天安门上——那时，他正是儿子现在的年纪，他的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他的身上手上和脖子上以及左脸颊布满了美国鬼子留下的疤痕——一种永远摘不掉的英雄之花，他短缺了一截的右腿支撑在国旗下的台阶上，他的头顶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脸，他在心里对毛主席对国旗对全国人民说——我是您的儿子！我一辈子都热爱您！

李传正用拐杖把自己撑起来，他走到李正确跟前。姚素菊松了手说——我的话你不听你爸的话总该听吧。李传正低头看着他一直引以为憾的儿子说——该去！早该去！男人哪能不去北京啊？去吧，去！

最后一个去字，李传正说得激动了，他那攀爬着英雄花朵的手指不由地做了一个勇往直前的动作。姚素菊妥协了，附和着说，去吧，去吧，去散散心也好。

李正确知道母亲的意思，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的北京之行看成是狭隘的失恋散心，就对父亲说——我去了，我，去替你看看北京，也替我自己看看北京，这男人的事，我妈不懂。李传正呵呵一笑说，你妈就知道烧火做饭。姚素菊不服气地说，瞧不起我这烧火做饭的呀，就是毛主席他也得一天三顿饭，一顿不吃他也饿得慌。李正确笑着从母亲的肩头望向相框，他要仔细看清父亲当年站立的位置，他要在同样的位置照一张照片回来给父亲看。镜框里的北京天安门是被李达莱五年前拿到照相馆里翻拍放大的，人工上了色——李传正的脸颊和毛主席的脸颊上都泛着淡淡的胭脂红。李传正觉得这点不属于男人的红使得他和他的毛主席和他的北京天安门都有些陌生了，倒是胸前被还原了颜色的大红花真就有了当年的风采。李正确很早就想替父亲拍一张彩色的天安门，只是他内心里固执地认为——去北京是要有资格的。他从去年破获了彩电被盗一案之后，才觉得自己有了一丝丝站在北京天安门前的资格了。少年的时候，在父亲对那张照片的一次

次讲述中，他给自己设立的资格是——成为父亲一样的战斗英雄！高中的时候，他调整了这个资格的标准。

4

两个多月以来，李正确一直被三十而立这句古话锯着，磨着。这一天，虽然不能过得问心无愧但也要把它过得有意义。一个星期前，在和温慧明聊天的时候，他找到了度过三十岁生日的最佳方案——去北京。

三十岁的李正确向北京出发了，他知道身后的栏杆上他风烛残年的父母正看着他的背影，他挺了挺瘦小的脊梁。等李正确的背影看不见了，姚素菊和李传正回到屋里，她继续唠叨说——这大过年的，大冷的天，去什么北京啊，让人担心。李传正坐到扶手椅上，把拐杖拿到胸前撑着身子说——你就是管他太多了，这男孩子是不能娇生惯养的，男人是要打天下的，是要经历风雨的，哪能养得跟个大闺女似的。姚素菊凭借三十年的经验知道话再说下去，两口子非吵起来不可，她改变话题问，想吃点啥？李传正说，炒个小炒，我和你喝两盅。姚素菊说，大夫不是不让你喝酒吗？李传正说，就两盅。

姚素菊炒了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葱炒鸡蛋，另把用滚水焯过的准备过年拌凉菜的胡萝卜丝用蒜泥拌了一盘端上来。李传正已经在两个白瓷的酒盅里倒满了老白干，等姚素菊坐下，他说，来，咱俩喝一盅。姚素菊说，我不喝，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喝。李传正端了自己的酒盅碰碰姚素菊的说，不会喝也喝一盅。姚素菊端起来抿了一下说，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喝的哪门子酒啊。李传正一仰脖子喝干了，笑而不语。姚素菊突然发现原来在墙上的相框倚墙立在桌子上。她仰头看着墙上的钉子说，松了？怎么掉下来了？她伸手去拿，想挂回原处。李传正把她的手挡回去说，我拿下来擦擦灰。他给自己满上酒，看着镜框里的照片，红了眼睛说——37年了啊，那时候哪想到今天啊。姚素菊看眼丈夫，不咸不淡地说，今天不挺好的嘛。李传正隔着玻璃抚摸着照片说——今天好啊，今天好啊。他突然觉得自己独享今天的小炒和老白干是愧对那些牺牲的战友的，他端起酒轻轻地撒在地上。姚素菊看着水泥地上弯弯曲曲的酒渍说，等正确回来就赶紧

让他回老家给他干爸上坟吧，别总是等到年根儿，不好坐车。李传正有些不满地说，都二十年的老习惯了，干吗半道上改呢。姚素菊说，你的规矩就是多，你也不翻翻自己的心看看，那些规矩里到底有没有一条是疼儿子的？再怎么着他也是你儿子，是你的种你的骨血。姚素菊的抗议是有根有据的，从李正确四五岁起李传正就时常指责姚素菊——看看你给我生的这份子儿！——李正确身上没有一点李传正的影子，他像是母亲的翻版，白皙瘦弱、敏感羞涩，在外面受了欺负从不知道还手，只会跑回家抱着妈妈的大腿嘤嘤而泣。随着李正确的成长，李传正对儿子的不满越来越大——浑身的骨头没一块像男子汉大丈夫的，大小伙子竟然连个呼噜都不会打，睡起觉来，蜷成一团跟只猫似的。他的不满大多只忍心洒向老婆，他把那句——你看看你给我生的这份子儿，挂在嘴上。只有他自己知道正因为这份不满让他格外心疼儿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疼都是用不满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李正确的干爸是李正确出生前十年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李柱子，和李传正同村同姓，一起参军一起打小日本，一起打蒋匪，一起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两个人抗日的时候就说好了——不管谁活下去，生的儿子都是两个人共同的儿子。李传正眼看着他被美国鬼子炸成了碎片，有一片肉带着火焰落在他右手的虎口处，让他痛痒至今。战争胜利后，李传正把李柱子的遗物带回家乡，埋到了他们当年相约参加队伍的岭上。

我就这么一份子儿，咋着翻我这心里都是疼他的。李传正给自己斟满酒说。姚素菊浅浅一笑说，虎毒不食子嘛，我知道你疼他，可你得疼对地方呀，今年就让正确提前回去给干爸上坟吧，去年儿子回来的时候等了五个小时才坐上车。李传正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家当儿子的都是年三十给爹上坟，男子汉冻冻能咋着？姚素菊说，犟驴。李传正瞪她一眼说，你娘们儿家懂啥？姚素菊说，天天嫌我给你生的儿子不好，你自己咋不说说我儿子的好呢，现在这年头连亲爹老子的坟都不上的不多的是吗，就咱们正确一回不落地去给干爸上坟呢，就那么一堆黄土，你说叫干爸，儿子就叫干爸，你说每年过年要回去给你干爸上坟添土，儿子就年年不落地去，冷冷寒寒的，我啊，我要是死了我就不让儿子给我上坟，我宁愿在阴间吃不上喝不上，我也不会折腾儿子。李传正长叹一声说——我也没咋嫌儿子呀，

就觉得他应该，啊，那个，更爷们儿一点，其他的我说啥了吗？儿子是好儿子这我知道，不言不语的但心里有数，还是知道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当儿子要有当儿子的规矩的，知道我又病又残地出不了门，知道我这心里惦念啥呢，唉，你说，这个点火车该到哪里了？姚素菊说，我咋知道啊，我又没去过北京，赶紧把你那酒盅子给我。李传正不理睬她，任凭她收走了酒瓶和盅子，他拿袖子再擦擦镜框上的玻璃，沉浸到自己的回忆里。姚素菊盛了粥放到他面前，从他手里把相框抽出来，别看了，儿子明天就给你带回新的来了，我今天下午买豆腐的时候碰见大老王了，他让我给你带话。李传正问，他说啥了？姚素菊说，还是那些话，说现在这政策越来越不公平了，说你打淮海的时候俘虏的那个国民党军官都是离休的待遇呢，就你们这一帮子老革命倒还是退休的待遇，说正月一上班就组织人员上访去，让你务必参加一下，露露脸就行。李传正用他蜷缩的手指端起碗喝了口大米粥说，哎，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北京哪能事事都一碗水端平呀，再说了，人家是俘虏不错，可人家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给国家做的贡献比我大，我就一废人，这手握个拐棍还凑合，握笔就不行了，看了几十年的仓库，哪能跟人家当了几十年工程师的比，咱不能给国家添乱。姚素菊不甘心地说，那手握不了笔不也是为国家才残废的嘛，这退休和离休的待遇差老鼻子钱呢。李传正砰地放下碗说，我不去也不许你去，更不许你出去乱说，一点为党为国家考虑的觉悟也没有，要是比的话咋不和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比啊，今天能坐在这里吃着小炒喝着大米稀饭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啊？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多少人连个名都没留下来啊，我李传正活下来了，我已经比他们幸运多了，逢年过节组织上来看咱，敲锣打鼓地慰问咱，还不够吗？还想咋着啊？姚素菊看李传正真动了怒就软软地说——我没想咋着呀，不就是闲聊天嘛，我哪能不知足呢，我又不是没过过从前的日子，我听你的，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5

李正确一踏上火车，他的大脑立马就兴奋了起来。车厢里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男女老少，神态各异。他想起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想起他

的导师福尔摩斯的话——我的头脑讨厌停滞状态，给我问题，给我最深的密码，最复杂的分析，我才最在状态。他找到座位把包放到行李架上，隔着防寒服拽了拽里面相机的带子，确定它坚固无疑后才坐下身，观察起乘客来，根据他们的言行和穿着行李分析着他们的身份、出行的动机和相互间的关系，并试图从他们的面孔上透视到他们的历史。他知道这是非常有难度的，不是一两年的功夫就能练成的，但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相信福尔摩斯能达到的他一定也能够达到。

夜深了，乘客们不管坐着的还是挤在过道里的都有了倦意，很多人发出了鼾声。李正确知道此刻正是作案的好时机，隐藏在他恹恹神情下的大脑格外警醒起来。车停了，有七八个人肩背手提地下车了，李正确用手指擦擦窗玻璃上的哈气，看着外面的站台。车开了，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过道口，读解新上车的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者。李正确快速地在大脑里收集此人身上散射出的信息，分析他与与众不同的具体来源。过道里已经相对宽松了一点，老者没费多大的劲就挤到了李正确的斜对面，他看了眼拥挤的行李架，把手里的包放到地上，用脚从坐着的乘客腿底下塞到座位下，他把手里的票放到那位乘客眼前说，对不起您了，这是我的座位。那个屁股还没有坐热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乖顺地站起身回到过道他原来的位置上。李正确看着老者知道了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一般人看到座位上有人都会先去看自己的车票），一个很有涵养的人，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从他冻得通红的鼻子可以看出他已早早地等在站台上。老者坐下去，用手按了一下棉服的口袋，他的身子一直，眼珠快速地左右转动了两下。李正确的心和脑子里有东西腾地弹跳而起——问题来了！

他站起身，一步跨过邻座的腿站到老者的面前低声问——你确定它在兜里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老者把眼神定在他的脸上说，刚刚，上车的时候钱包还在。李正确再问——确定？老者说，百分百。李正确听后将目光迅速地朝车厢门口扫描过去。他嘱咐老者说，你就站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过去。老者点点头，站到过道上，伸开胳膊抓着两边的座位靠背。李正确向老者进来的方向走去，四五米之外就是列车服务员的小屋子，他走进去低语了几句。李正确走回老者身边等着。老者低声问，你是便衣？李正确笑着摇摇头。一会儿，广播响了起来——10到15号车厢的服务员请注意，